

重 写 笔 记 小 说 系 列

HONG YING

虹 影

著

鹤 止 步

The Crane Halts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虹影

鹤止步

The Crane Halts

山東文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鹤止步/虹影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5329-2241-3

I. 鹤… II. 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0861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格 开本/88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张/7.125 插页/3 千字/162
印数 1 - 10000
定价 15.00 元

虹影

HONG YING

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《上海王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，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现居北京和伦敦二地。

上述四部长篇被译成 23 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。



虹影长篇修订本精选

《上海王》—— 一个“上海女教父”的传奇经历

追寻申剧名角筱月桂风尘阅遍的成长经历。

探勘20世纪初上海滩快意恩仇的洪门秘史。

一个乡下女孩，分别成为上海滩三代黑帮老大的情人。最后她成了君临十里洋场的幕后“上海王”，这是有历史根据的传奇经历。

落到这样一个命运处境，你会如何做？你会如何考验自己？

这是虹影的“虚构自传”，也可以是你的“虚构自传”。

《英国情人》—— 一本把私密性与公众性结合起来，又把公众性与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的杰作

沉溺的情欲与妄想，华丽的淫猥与忧伤，英国情人与中国闺秀的旷世痴恋、身心交融。

究竟是天作之和还是天作之祸？

古老的东方房中术与现代西方的性爱自由观。

看虹影最犀利无讳的情色想象。

诉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隔膜与苍凉。

《孔雀的叫喊》—— 全世界唯一写三峡的小说

全书以长江三峡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为背景，虹影的目光穿透了历史与现实之间布满迷雾的屏障，直达人与时代最终的隐秘。

这是一部贯注生态关怀的寓言。

两代人命运的阴差阳错，轮回转世的身份谜团。

虹影说：“毕竟，有谁能抵达出生前的世界呢？”

虹影最新力作

《上海之死》

短短十二天内，一个女人能否改变历史？

虹影再创旧上海繁华颓废传奇。

一个女明星兼女间谍的爱恨情仇，层层进逼的真相，挑战读者的心智与情感。

这是中国第一本“旅馆小说”，也是中国少见的国际间谍小说。

此小说一时悠漫若舞场，一时焦灼如战情，起伏跌宕，推刚为柔，堪称虹影创作的新高峰。

责任编辑：马兵

装帧设计：刘小军



我为故事狂/1

鹤止步/3

我们互相消失/49

试问卷帘人/89

小米/105

火浴之渴/123

垂榴之夏/137

白色的蓝鸟/155

我们时代的献身者/183

女人为什么写作？/201

——虹影、王干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问

我为故事狂

虹影

我写《鹤止步》之时，已经开始写我的新长篇《上海王》了。写长篇时，本应是六亲不认，但是也需要休息，因此，我把《鹤止步》先写出来。这个中篇时间锚定在汪伪时期的上海，写的却是男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感情。收入这个集子的一些短篇，也大都作于我近三年写长篇的间隔时间。有杂志社的编辑催着要，我便停下长篇，写短篇，也算浮上水面透一口气。

曾有人问我为何近年对中国笔记体小说感兴趣，读者读了这集子，就自然明白我的用心。

我走了一个圆圈，少女时爱读中国古典小说；开始写诗时，大

量阅读西方的小说诗歌，一头扎进里面；等到自己动手写小说，我发现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，便走到以前喜欢的那些诗词和小说里，重新读《老残游记》，重读《红楼梦》，尤其是重读笔记小说，像冯梦龙《情史》，那么短短的一个个故事，讲得像一首首诗。

赵毅衡说过我有想象力崇拜。他认为我是“叙述狂”——喜欢讲故事，讲故事时透出一股狂喜，类似巴尔特称为的“文本欢乐”。我永远想让我的人物多遇上点惊奇，多撞上点危险。我的故事有时候读起来只是想讲个好故事，如此而已。我本人却很沉醉：我醉心的，是把玩人的命运，让我的人物变成意念挪动的棋子。

而这，恰恰是神的游戏。能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？

热衷想象，绝对与我的童年有关系，我家的堂屋顶上，蝙蝠在夜里神出鬼没。据父亲说，蝙蝠是医治不治之症的偏方。夜里搭着木梯用手电捉蝙蝠，那些月光与乌云赛跑着漫过天井。我父亲眼盲，他站在黑暗中，屋顶瓦片上能听到奇怪的脚步声。

我再看那堂屋的墙，我惊呆了：黑暗中似乎闪过天书般的文字，写着我的过去和未来。那时我似乎开始明白：文字的力量，就在于让我惊奇，让我似乎读懂了，却更让我明白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它表面的文字意义。

就像那些神奇的笔记小说，好像一个故事已经说完，却可以再说一次，却可以再说一次。

鶴止歩

鶴止歩



电话铃突然响了，他们两人都愣了一下。铃响了两下就停了。杨世荣脸色发白，右手拿着一个“车”停在空中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眼睛却在看贺家麟。贺家麟的领带有小碎花，闪着细碎碎的亮绿，丝绸质量上等。

铃又响了起来，杨世荣手中还是拿着棋，手明显在抖动，不过眼光从贺家麟身上移开了。

“真他妈的！下棋也不给一个清静！”杨世荣说得狠，不过声音不重，“这棋正下到好处。”他的右手自然地点点，把车放在一个位置上，站起身，颌首致歉。贺家麟含蓄地一笑，表示理解。

杨世荣朝隔壁房间走去，穿一件黑麻纱褂子。他走得不快，不过腰板一挺，个子显出全部的高大壮实来，虽然不是顶天立地的那种伟岸。他是军官出身，镇江一带口音。他不会下围棋，只会下象棋，棋道也直，攻势颇猛，急于换子，好像很想早点下残局。今晚他已经让贺家麟领略了他下残局时的韧劲。

红木家具，加上南美藤沙发，靠垫若叠起会有一大堆，再大的房间也不够用，陈设真是太富丽了。杨世荣顺手带上房间门，去接

电话。

从跨入这房子起他就一再提醒自己,不能对不起老板,受此重任,是老板看得起自己。这些天来,他都只是在白天睡了一会儿,绝不出大门,一点也不敢大意。不过这人没有试图逃跑,也没有做太不好对付的事。他预先的担心不必要,紧张了好多天,但愿今晚可以轻松地睡一觉。

电话不太清楚,不知为什么杂音很大,而且电话线那边的人说得太快,情绪很激动。他来不及回答,只得“嗯嗯”答应着,声音尽量压得很低。这时他转了一下身,从虚了一条线的门缝望过去,看到贺家麟搓搓手,看着棋盘,端起青瓷茶盅,揭开盖碗,吹浮在上面的茶叶。

对方说个没完,杨世荣听着。“银行”两字从他嘴里冒出时,他一惊,赶快收住。怎么,今夜开始动手了?

杨世荣不便提出任何问题,隔壁肯定能听到。他也不能做任何争论,在对方一再问他时,他只好有点勉强地说:“就这样吧。”便放下电话。他站在那里,的确感到疲惫,从门缝里看见贺家麟又端起茶盅,喝了两口。茶叶是上好的,有股清香飘来。贺家麟刚才下棋时问过他:“这地可是沪西之外沿,霞飞路顶头接徐家汇的一段?”

当然他没有回答。贺家麟的判断令人佩服,言下之意,此地就不在法租界之内了。这幢爬满常春藤的房子,一楼是客厅、饭厅和延建的一大间,楼上每扇窗的帘子紧拉,装了铁格栅。

那人说,窗外是风吹梧桐?不像是问他,问他,他还是不会回答。都知道法租界马路上种满梧桐,有些嫩绿的爬虫生出梧桐树,一转夏,它们身上的刺儿就要往人身上扎。那人自顾自往下说,还打了个比喻:残春初夏时分的上海之夜,跟锦缎绕在身上一样舒适。去年在贵阳住的旧祠堂改的兵营,巨蚊如雷,湿热蒸人;月前自

香港转道时，九龙破烂不堪，这十里洋场依旧繁华，几乎是两个世界。

的确是两个世界。杨世荣摸了摸脑袋，怎么啦？他知道他如此做，是为了停止想刚才的电话，有意分开思路。这么说，银行出事，将要出事？

不管什么事，那个安静地喝着茶的贺家麟，当然明白自己被软禁在这里。明天租界的报纸是否能给他看，就得请示。早晚此人会知道，但那是上峰决定的事，不用他操心。

楼下有一个班的警卫士兵，不直接与贺家麟接触，一日三餐都按时送到楼上来，有酒有菜，有茶有棋，有闲书，报纸却是挑了送来，文学杂志不少，风花雪月之外，还有一批男男女女新作家，文字相当出色，虽是汪伪点缀升平之计，却比后方千篇一律的抗战文学好看得多。这个贺家麟看得津津有味，还推荐杨世荣看。杨世荣闲着无事时，也翻一下。有个女子，小说刁钻刻薄，文字厉害，名字却俗气得可爱，叫张爱玲。贺家麟老是说这女人刻薄得好。

待情绪稳定了，杨世荣满脸笑容推开门出去，对贺家麟说：“怠慢，得罪了。”

贺家麟照旧不卑不亢地笑笑，点点头。

杨世荣坐下看棋盘，他记得那子放在左边，现在怎么到了正中，不用多想，棋盘明显动过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下的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贺家麟说。

“车怎么放在这里？”

“你看应当放在哪儿？”

“你动了棋吧！”他差一点脱口而出，终于忍回喉咙了。想想说这话没出息，显得自己太没有涵养，不配与上等人交往，于是他点头微笑。贺家麟虽然没有他高大，不像他一瞧就是当兵吃粮的胚

子,不过贺家麟还真耐得起看,人说气宇轩昂,一表人才,怕就是这类人吧。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趁人不在动棋子,这种怀疑也不该有。再说姓贺的是个人物,干大事的,哪怕今日是阶下囚时,也没有必要做偷鸡摸狗的事。

看来他刚才听到电话铃时,脑子根本没有回到棋盘上来,假模假样放松了一下而已。贺家麟坐在那里十多分钟,在棋盘上看出什么呢?看出他的窘相!

杨世荣不知怎么竟从贺家麟眼里读出这层意思,几乎同时有尖尖的石子硬在他的胸口,很难受。

偷鸡摸狗的事。

“输了,这盘输给你。”他爽气地说。

“岂敢,岂敢,胜负远远未定。”贺家麟说。

“败相已露,下面没有意思了。今晚不早了,休息吧,明日再战。”杨世荣忽然改了口气,很体贴地说,“来杯白兰地吧,我倒跟你学会了喝洋酒。”



二

听到街上汽车刺耳的一声刹车，不到半分钟谭因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，没有敲门，就直接推开杨世荣的房间，一脸是汗。“娘的，那个天这么热。”他叫道，“夏天不是杀人天，弄得全身腥臭！”

杨世荣嘘了他一下，指指隔壁房间，房门是关着的，但这么放肆的声音，楼下也听得见。

谭因伸了一下舌头，轻声问：“杨哥，什么人？要你亲自来看守？”不等到回答，他注意力已经转开去，嚷起来，“这房间好气派！”他用手按按床垫，羡慕地说，“好舒服的床。是真洋货，叫什么席梦思吧？”

杨世荣心突突地跳起来。最近一看到谭因，他就有这感觉。见娘个鬼，中了什么魔祟？谭因的脸白里透红，几乎像个女孩子，穿着中式褂子，圆口布鞋。虽然他头发留长，一甩一甩，顽皮得像个中学生，脸还是一副娃娃相。不过一米七六的匀称身段，从背后看，若是一个女子真是老天厚道了。

那么是谭因说话的声音？也不对，他不过是用故意撒野的口吻说话，声音高到他不能忍受的地步。若是队里别人在他面前如此说

话,他早就让他一边去了。

谭因摸了摸考究的梳妆台,站直身体照镜子,嘻嘻地笑了。这间房明显是女主人的卧室,隔壁想必是男主人的卧室兼书房。西洋人怪里怪气的,夫妻分房间睡,难道干事还先预约征求同意?还有一间是孩子的房间,里面堆满小床、童车等各种玩具杂物,插不进一只脚。这幢花园洋房的原主人据说是英国的银行经理,看局势不好贱价把房子带部分家具卖了。可能离开没多久,这间房还有股淡淡的香水脂粉气味。

杨世荣拉灭了台灯,只留下壁灯。

谭因注意力又转回头来:“日娘个稀罕!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多血,手提机枪嘟嘟干倒十五个。”杨世荣连忙走上去堵他的嘴,这谭六永远不懂事。

谭因被杨世荣手捂着嘴,不动弹,脸一下红了,有股汗味,不难闻,像女孩子的汗味,甜腻腻的。两人紧靠的身体都不动弹,都僵住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接触,使他们两人都透不过气来。

杨世荣放开了手,退后一步,不由自主往隔壁房间看了看。

谭因身子一转,靠着梳妆台,从裤袋里摸出一只玲珑的琥珀色小鱼:“杨哥,像以前宫里的东西,顺路拾来,让你玩玩。”说着扔过来。

杨世荣手一伸,就接着了。鱼嘴红艳,鱼脊上有朵初放的花。雕工细腻,色泽清爽凝重。真货假货不论,鱼在掌心里十分含蓄。他把鱼递给谭因:“这么讨人喜欢的东西,还是你玩吧。”

谭因不接,杨世荣将鱼放在梳妆台上,镜子映着鱼,鱼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。

谭因眼珠闪亮:“杨哥,这地方好。”

“不好,”杨世荣摇摇头,“我在此执行任务。”